



342  
2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校

塞難卷第七 八同卷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僊道好僊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僊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乎奪非天所能譬猶金鐵之銷於爐冶甕瓦之甄

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罌甕之邪正  
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  
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  
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  
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  
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  
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  
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  
有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  
氣而肌膚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

物之於天地之所為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  
山也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  
為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  
為萬物之父母萬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蟲生於我豈  
我之所作故蟲非我不生而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  
之子孫蠖蠓之育於醯醢芝穉之產於木石螭蝮之  
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  
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  
有瞻視呼吸以遠况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  
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

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天壽之事果不在天地僊決非所爲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妍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尪弱或且黑醜或聾盲頑嚚或支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况乎天地遼濶者哉父母非猶復其遠者也我自育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

老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所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裨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欲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六年幾二百伯牛有疾子

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  
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僊  
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  
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  
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  
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徃  
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  
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  
藻中而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  
賤中澗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

出中山者和璧之所由出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  
經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  
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  
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  
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  
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  
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  
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  
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  
命所尚有不變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

能斟酌清虛於本源太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  
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講求僊法  
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  
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  
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  
與多慾態色與淫忠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  
尼不免於俗情非學僊之人也夫恹恹惶惶務在匡  
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  
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濶哉或曰儒道  
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

難中之易也夫棄交游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繁  
爛於其肩折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已謗來  
不戚譽至不喜觀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  
出無廣吊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  
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後衆煩  
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  
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  
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法以釋  
疑此儒者之易也鈞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  
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志貞盡於事君仰

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  
片言不政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動譽爲  
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  
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  
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  
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  
之爲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入洽聞之碩儒果  
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僊  
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  
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大近才

見老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  
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  
其大効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  
下之有僊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  
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衆之  
所疑我獨能斷之機萌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  
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僊  
僊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  
之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黠  
自累不肯規爲在乎極暗而不別菽麥者也夫以

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術異以  
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  
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  
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  
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  
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  
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  
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  
僊為虛言不亦敝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  
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

故兩耳不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趨舍姦偽故兩  
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  
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  
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僊之事之妙  
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  
知又何貴乎達者哉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  
未為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  
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  
之未易明神僊之不見信其來尚矣文馬之野人古  
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文不通善書有所不



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夷貊強哉夫  
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  
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  
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  
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  
下之必無僊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誶誶之彌久而  
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  
連環之義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僊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夫道不煩所為鮮耳祖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無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  
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才夫八百年  
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審封為陶正方回為聞  
士召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

而後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帝生監於執鞭莊公藏  
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  
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  
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  
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荷  
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  
猶常如此况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  
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  
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之  
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

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  
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  
施矣今若按僊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  
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  
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  
神僊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  
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名師  
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  
有數法焉雖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  
言救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

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  
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  
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  
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  
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  
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  
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  
炁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  
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  
少日還一日矣夫以炁當以生炁之遊勿以死炁之

時也故曰僊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  
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  
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噓水  
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  
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  
所傷噓之血卽止聞有爲毒虫所中雖不見其人遙  
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  
里之外卽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  
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  
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得入

當禁忿怒多忿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或  
有能爲之者也余從祖僊公每夕醉及夏天盛熱輒  
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  
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  
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  
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  
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  
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  
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  
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

者也玄素于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  
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  
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  
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  
守交接之術以規神僊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  
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  
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  
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開悉其所  
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深遠不  
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人知

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  
也雖欲博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  
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  
名為道家之言輒便取集以至積箱盈筐盡心思索  
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鱗魚雖加至  
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  
疲困之勞了無緇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  
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  
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而不知彼之求僊猶臨  
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

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  
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益為徒勞  
耳又况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公尹喜之徒其  
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末無至  
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徯役以殂沒為休  
息其去神僊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  
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  
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哉或曰  
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僊之士不肯進官皆修道  
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昔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

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  
有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  
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亦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  
洛而不妨大漢之事功也。周党麟跼於林藪而無損  
孝文之刑曆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  
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  
翠蘭爲茵褥，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饈。

匪躬耕不以充饒，匪妻織不以蔽身。史載之中時，或  
有之。况又加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  
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胃心，凌嵩峻以徇往侶，影響  
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  
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  
曰：學僊之士，獨索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  
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  
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况遁放逸  
養其浩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况學僊  
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

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何宅而幽，亦  
 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  
 之職勤久者，有遲叙之歎；才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  
 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親膳，  
 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襟，  
 帶之職，違式過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  
 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  
 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  
 處世之各有志，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福，  
 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卸

之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  
 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  
 既歸，盧鵠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  
 而修魚釣，况乎學僊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  
 為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  
 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  
 海之混濊，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  
 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  
 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  
 僊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

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  
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德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  
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前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  
望不睹七曜之炳燦斲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  
恠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  
矣特為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  
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  
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  
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  
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

九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  
四土凌犯慧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  
鎮星猶東羲和外景而執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止  
為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寓喜  
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擡槍尤矢旬始終繹  
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  
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  
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中  
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  
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



徒為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  
 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  
 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下至大舉目所見  
 猶不能了况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  
 曰夫乘雲壘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  
 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胃勞口廩居  
 起石而况士船沙丘觸目而生群龍女媧地出壯穿  
 天墮壁飛大言璧一作璧山後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  
 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仇一作且倚枯二負抱柱寄居  
 之虫委用步內二首之蛇弦之為子不灰之木不熱

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  
 填海玄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  
 澆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  
 之効伯率堂卿之役肅霜西羗以唐景興鮮卑以乘  
 驚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娶來而虫  
 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其振翅於  
 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  
 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  
 可皆復云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  
 停肘水而控弦伯氏躡億仇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

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鳩之翩翩離朱  
覲毫芒於百步賁復効齊力於萬鈞越人揣鉞以蘇  
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聖仲都祖身於  
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  
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恠於不得僊不得僊亦無妨於  
爲聖人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  
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  
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僊亦何恠也

道意卷第九

守二

抱朴子曰道者溷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

猶爲友馬論其有則萬物猶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  
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髮鬣吳北音野竭聰不能尋其  
音聲乎窈冥之內稠狶狶猪疾走不能迹其朕兆乎  
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  
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  
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  
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况乃  
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  
遠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  
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願其

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褻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嗜好之搖策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膾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靖虛坐求乞福願真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

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葺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况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諸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

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况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異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慙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受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允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

之則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不歎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蓋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率皆妖僞轉相誣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

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為，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已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為劫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陷已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虫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

凡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群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為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為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以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為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連逃，因為寇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

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  
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  
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  
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  
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  
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不了不  
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  
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  
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計而往返經  
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

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  
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斂生血  
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  
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  
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  
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  
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  
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  
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  
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

推林內篇 卷之三  
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  
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為李附因  
共呼之為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  
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  
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為弟子者恒近  
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  
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  
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  
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  
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

又昏耄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  
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  
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溫瘟病託言入廬齋戒  
遂死於廬中而事實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僊非  
為真死也夫神僊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  
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  
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僊法應尸解者何  
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  
無僊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寬弟子  
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

遵承而守之，莫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胃以捕麀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胃中而去。本主來於胃中，得鮑魚，恠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稅，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

日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卽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且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矧耒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



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恠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毋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

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雙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

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  
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  
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為虛誕而喜信妖  
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  
也聊記其數事以為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  
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  
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  
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  
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  
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

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得也無恃鬼神之不復我也  
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  
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  
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  
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蓑笠者蓋以為兵為雨也  
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  
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  
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齊麥之細碎疑陰陽  
之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卷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入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入精神專一動合無爲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迂之洽聞旁綜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刈阿命

世通儒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謂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家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二公國之有道貧賤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

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蠹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燒爛，侶鮪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珠穆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也。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充於

大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壁甚夥，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數而虬龍希覩，斑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祇頽雲商羊戢，其暈景耀，高照嘉禾畢，卒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發

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檣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折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蹂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燹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胃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僊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群是以上

士耻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觀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况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萸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卽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其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污穢而合金丹

之火藥鍊八石之飛精者不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僊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吊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僊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

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  
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趨  
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  
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迂貴杜遏  
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  
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  
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  
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  
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  
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

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  
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  
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未之變也或  
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主之所由  
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  
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  
太倫侶孤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獫於林麓之間塊然  
流遁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  
子答曰摛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  
廢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

然觀孺子之墜并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無  
愛之心又聊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  
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僊  
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無綜理教而又久  
視則未可謂之為戒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  
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  
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  
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僂之胫不  
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  
理告頑令囂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

觀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  
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力驚質以  
涉涉眇眇一作眇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  
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  
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  
之至卑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  
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學秘  
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  
學之徒猶有不解豈况金簡玉札神僊之經至要之  
言又多不書登壇軟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



連城金壁滿。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踵。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僊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sub>或</sub>。或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為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為戚也。犧牖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為樂。孰與逸麟之離群。以獨往。吉光拆偶。而多福哉。

僊藥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曰。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會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温。苜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僊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

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粉  
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  
樓黃連石常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僊人杖  
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  
枸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進門冬或名巔棘  
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  
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  
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為益又遲  
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木及黃精也入山便可  
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

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為  
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  
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板楔唯中以治欬及辟蠱  
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芨而實非中  
以作糊之白芨也按本草葉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  
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竹  
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  
花難多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事耳而  
服之自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  
七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木餌令人

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若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木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齊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草也凡見諸芝且

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  
徐擇玉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禹  
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  
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  
入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  
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  
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  
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  
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  
盤碗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

拾遺記卷之三  
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  
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  
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  
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  
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  
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  
石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  
石戶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  
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  
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

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  
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  
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  
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心水山為尤  
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  
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  
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  
及未堅時飲之既疑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  
一斗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  
計並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

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  
 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  
 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  
 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  
 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者石之赤精蓋  
 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  
 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  
 太乙玉策及昌字二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  
 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  
 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

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  
 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  
 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七  
 日二畫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栢木其下根如坐  
 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  
 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七為之開可以止往淵底也  
 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在腹內刮  
 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生刮一刀圭即其  
 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  
 射左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

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未之  
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  
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未服之  
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  
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  
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  
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  
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  
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  
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

廬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二芝生於泰山婁鄉及奉高  
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栻芝服之者千  
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十八丈有  
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枝則成地僊  
不死也此輩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  
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  
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枝周繞大根之四  
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  
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太魁未服  
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枝百歲可以分他人也

懷其大根卽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處  
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  
未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僊芝狀似  
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枝則  
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  
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  
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太雪而花季  
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世也五德芝  
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  
有其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二節

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  
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  
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  
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卽爲  
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  
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  
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  
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  
乃別取其甲火炙搏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

之卽僊矣。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樹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燃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錘鍛其數千，或作千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湏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鼻卽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一斤得五百歲也。千歲鷲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插取陰乾未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鳳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

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七分，人昇僊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湏六陰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之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尊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



神不以芝與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一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

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常裹挺以爲粉或以無煎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二歲老翁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僊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焦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燃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今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甯火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又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錄其

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接方合成皆得  
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去如雞  
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  
光者不任以作僊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  
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爲水乃凝之或  
以玄胴腸裏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  
物鍊之引之如布白水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  
三尸下癥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  
罷教使以數行頭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  
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入耳玉亦仙藥

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  
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  
身飛輕舉不但地僊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  
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  
以葱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  
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露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  
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  
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  
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漬玉  
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同之

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七發熱也  
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  
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  
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日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  
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  
合得招一作始珪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  
服之後余為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  
但無益乃我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僊  
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  
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

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上之可以長久醉  
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形  
蛇黃金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  
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  
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  
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虫悉下惡血從鼻去十斤  
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  
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  
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絕風  
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

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

斷穀<sub>一作木實</sub>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

徹視見鬼昔道士梁滄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

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

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衣皮皆爛乃洗之

且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

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土池之屬凡三百餘種

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十六丸制命丸羊肝丸

皆令人性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

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弥久故

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靴悉食甘谷

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矣八九十

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

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

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暈皆得愈

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

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而菊甘而

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

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與酈縣最多僊方所謂風精

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

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

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况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云祖鴻臚少卿曾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天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荒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子孫轉相法易其

家乃賞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泣經月有僊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其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僊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僊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僊人其方僊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齒不墮髮不白夜過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視其左右皆云不見又

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三  
二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  
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  
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  
地僊也于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後不  
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  
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  
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  
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遠及於是  
乃窺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曰我本

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  
走入山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  
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使不餓不渴冬不寒夏不  
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  
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舊  
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  
成僊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  
餓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木遂不能餓數十年乃來  
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  
躡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水雪中不知寒常覺一

高岩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  
因問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  
求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  
山精昔僊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儔各數百年乃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衆終服葛華  
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葛  
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他  
子服桂子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  
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

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  
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  
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人  
日行二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僊人玉女徃從  
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炙癢皆滅面体玉光陵陽子  
仲服遠志立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妄坐  
在立亡僊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怠於  
神丹終不能僊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  
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甲搗持耳或問服  
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

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巳卯巳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巳未巳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巳巳巳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步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步右 右就左 次步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右就左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有九跡小神方用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藥力未行而被穀駝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



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  
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  
午屬庚卯酉屬巳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  
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官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  
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  
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  
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  
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剋土土  
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故也真丹三斤白蜜六  
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且服如麻子十九未一年

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  
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  
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  
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  
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外為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  
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  
名山石室中二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僊勿妄  
傳也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腊三斤醇苦酒一斗  
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肪中百入百  
出若酒亦可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

五兩千二百歲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玉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不成不神也飲食去三升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本一和蜜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